

韩美同盟的韩国社会基础分析^①

——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王晓玲

摘要:本研究以2017年10月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了韩美同盟^②的韩国社会基础,将韩国社会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态度分为五类:“主动盟美”“被动盟美”“主动用美”“被动用美”和“疏美”。研究发现,当时“疏美”人群占比最高,其次为“主动盟美”“被动盟美”“主动用美”和“被动用美”人群。“疏美”人群的政治立场偏“进步”。50岁人群中“疏美”比例最高,老年人和年轻人中“疏美”比例较低。“疏美”人群比例虽高,但不足以成为主导,而且他们的诉求容易引发“保守派”的团结和反对。未来,这种对立格局会减弱,“用美”将进一步成为主流。

关键词:韩美同盟 韩国社会基础 问卷调查 统计分析 发展趋势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冰

DOI:10.19498/j.cnki.dbyxk.2019.04.010

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地缘政治风暴眼。为了把地缘政治劣势转化为优势,韩国外交一直希望借力于周边大国。^③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不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编号:18ZDA129)的阶段性成果。

② 从不同视角和语境出发,“韩美同盟”也经常被称为“美韩同盟”。由于本文采用韩国社会视角,所以采用“韩美同盟”表达方式。

③ [韩]姜声鹤:《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王亚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

断在韩美同盟问题上变换路径,即便是同一届政府任期内的政策也经常左右摇摆。在如何处理韩美同盟这一问题上,韩国国内路线竞争激烈且复杂。2018年以来,朝鲜承诺弃核,朝韩关系得到较大改善。这对韩美在朝鲜问题上“美主韩辅”的合作格局形成冲击。

深入观察韩国社会,有助于我们思考韩美同盟、中韩关系乃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课题组,面向普通韩国民众以“韩国人的中国观”为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7年10月,调查对象为生活在韩国18周岁以上的普通韩国人。样本抽样以韩国统计厅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为依据,按照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比例等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式为互联网调查。该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039份,置信度95%,最大误差为 $\pm 3\%$ 。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韩美同盟的社会基础。

一、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本研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观察韩国社会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立场。一是韩国社会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分成几种类型?持不同立场者各占多大比例?他们对美国持何种不同认识?二是韩美同盟立场与一般政治立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三是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的韩国人,分别具有怎样的社会人口特征?

(一)韩美同盟立场的类型分析

1. 假设与变量

本研究选择三个变量,用于对受访者的韩美同盟态度进行甄别。

第一个变量是“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主动性”。问卷中相关问项为:“如果半岛统一,美军是否应留?”在韩国不存在朝鲜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受访者如果选择让美军留在朝鲜半岛,是宁愿牺牲“国防自主权”也要把美国作为安全保护伞,是一种主动的同盟态度。持这一态度者对韩美同盟的功能有着超出应对朝鲜安全“威胁”的期待。如果在现实安全压力

消失后选择美军撤离,则说明受访者仅仅将韩美同盟的功能定位于应对朝鲜“威胁”,是一种被动的同盟态度。因此,本研究将选择“是”的受访者归入“主动”类,将选择“否”的受访者归入“被动”类。

第二个变量是“对韩美同盟的忠诚度”。问卷中相关问项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韩国应采取何种立场?”这一问题将韩美同盟的“成本”设定为最高级,即被卷入军事冲突。在这样的高压下选择“支援美国”的受访者,对于韩美同盟有着很高的忠诚度。笔者将其归入“盟美”类。反之,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用美”、二是“疏美”。

第三个变量是“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立场”。这个变量可以用来区分“用美”和“疏美”。问卷中相关问项为:“是否赞同‘萨德’入韩?”由于接受“萨德”的代价比卷入战争小,所以面对“萨德”入韩,受访者会在考虑“萨德功效”“朝核威胁”“韩美关系”“韩中关系”“国防自主权”等因素后,进行利弊衡量。在“被动”且“非盟美”的受访者中,回答“是”的,是典型的“被动用美派”;回答“否”的,是目前韩国社会中最疏远韩美同盟的人士,笔者暂且将其称为“疏美派”。^①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两次以上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本研究将其称作“态度模糊”人士。

用上述三个变量建立起“主动、被动”及“盟美、用美、疏美”两类指标。把这两类指标同时适用于受访者,可以将受访者分为五类,即“主动盟美”“主动用美”“被动盟美”“被动用美”和“疏美”。“主动盟美派”热衷且忠诚于韩美同盟。即便没有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他们也希望通过驻韩美军将韩美安保捆绑在一起,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也就是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援助美国。“主动用美派”虽然热衷于利用韩美同盟,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希望驻韩美军留在朝鲜半岛,以便韩国继续搭美国的安全便车,但却回避“同盟国陷阱”。在中美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他们持中立立场。“被动盟美派”的立场非常有趣。他们似乎

^① 这里的“疏美”是相对其他四种立场而言,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疏美”。这里面也不排除持“被动用美”态度。他们认为“萨德”入韩弊大于利,故而反对“萨德”入韩。

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和合法性诉求。他们利用美国的意志并不积极。如果朝鲜半岛目前安全危机消失,他们认为美军继续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理由也随之消失。但是,在韩美同盟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援助美国。“被动用美派”对于韩美同盟既不热衷,也不忠诚。如果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消失,他们希望美军撤离朝鲜半岛。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但他们赞同“萨德”入韩。也就是说,在现实安全压力面前,他们选择强化韩美同盟来应对。相比之下,“疏美派”对韩美同盟态度最为冷淡。他们在半岛统一后希望美军撤离,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时不愿援助美国,在朝核“威胁”升级的情况下反对“萨德”入韩。

2. 统计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对韩美同盟持主动态度的受访者占 42.4%,持被动态度的受访者占 57.6%。对韩美同盟相对忠诚的“盟美派”占受访者的 46.6%,而“用美派”和“疏美派”之和占受访者的 53.4%。“主动派”与“被动派”的比例约为 3:5;“盟美派”与“非盟美派”的比例约为 4:5。进一步细分的话,“主动盟美派”占受访者的 19.9%，“主动用美派”占受访者的 14.6%，“被动盟美派”占受访者的 18.1%，“被动用美派”占受访者的 10.3%，“疏美派”占受访者的 29.8%。有 7.3%的受访者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时,两次以上回答“不知道”,被归为“态度模糊人群”。

如果根据受访者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态度来衡量上述五类人群对韩美同盟的亲近程度,可以发现,对韩美同盟由亲到疏依次为“主动盟美派”“主动用美派”“被动盟美派”“被动用美派”和“疏美派”。前三类受访者支持“萨德”入韩的比例依次为 78.4%、60.5%和 54.3%。如果把“被动用美派”和“疏美派”合并为“被动非盟美”人群,其中支持“萨德”入韩的受访者占 35.7%。

可见,问卷调查时韩国人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所持立场较为分散。持“疏美”态度的受访者比例最高,但也只占 29.8%。有 62.9%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地赞同韩美同盟,但其中坚定的“主动盟美派”只占 19.9%,其余

受访者对韩美同盟存有顾虑,可能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而改变态度。

(二)不同立场受访者对美认知差异分析

1. 假设与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者的特征,笔者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立场者对美认知差异。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人群,对于美国的理性和感性认识有何不同?这可以通过两个假设来验证。假设一: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者,其对美国未来影响力的评估不同。假设二: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者,其对美好感度不同。前一个反映受访者对美国国力以及世界格局变化趋势的宏观认知;后一个反映受访者对美国的整体感性认知。“美国未来影响力评估”变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项为:“20年后哪个国家是世界最强国”,要求受访者在“美国”“中国”“其他国家”中进行选择。“美国好感度”变量所对应的问项为:“如果您对日本的好感度是50分,那么请您以此为参照,在0到100分之间对美国进行好感度评分”。

接下来,笔者进一步聚焦安全问题,观察不同立场人群对美国的信赖度。“安全”和“统一”是韩国外交的两大主题。因此,笔者通过以下两个假设来观察受访者在这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信任度。假设三: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者,其对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持不同判断。假设四: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者,其对美国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持不同判断。“朝核问题上美国作用”变量所对应的问项为:“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要求受访者在“非常赞同”“赞同”“不赞同”“非常不赞同”“不知道”中选择。“统一问题上美国态度”变量对应的问项为“美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同样要求受访者在“非常赞同”“赞同”“不赞同”“非常不赞同”“不知道”中选择。

2. 统计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一,我们对“韩美同盟立场”与“美国未来影响力评估”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为了验证假设二,我们对“韩美同盟立场”与“美国好感度评分”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对“韩美同盟立场”与“美国未来影响力评估”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韩国人的韩美同盟立场与对未来世界格局的预判显著相关。具体来看,第一,维护韩美军事同盟立场最为坚定的“主动盟美派”,相信美国未来仍是世界最强国,而对韩美同盟最为疏离的“疏美派”,更偏向相信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国。但是“疏美派”对中国的信心没有“主动盟美派”对美国的信心强。第二,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主动”立场的受访者,无论是否忠诚于韩美同盟,都更相信美国会维持世界最强国地位。换言之,主动维护韩美同盟的韩国人更看好美国未来。(详见表 1)对“韩美同盟立场”与“美国好感度”两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的受访者,其对美国好感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主动盟美派”与“被动盟美派”对美国好感度最高;“主动用美派”与“被动用美派”对美国好感度居中;“疏美派”与“态度模糊人群”对美国好感度最低。

表 1 不同立场受访者对美国未来世界地位的判断差异

单位:%(人数)

20年后世界最强国				
	美国	中国	其他	合计
主动盟美	65.2(135)	20.8(43)	14.0(29)	100(207)
主动用美	50.7(77)	32.2(49)	17.1(26)	100(152)
被动用美	49.5(53)	32.7(35)	17.8(19)	100(107)
被动盟美	46.8(88)	38.3(72)	14.9(28)	100(188)
疏美	36.7(110)	43.7(131)	19.6(59)	100(300)
态度模糊	38.8(33)	20.0(17)	41.2(35)	100(85)
合计	47.7(496)	33.4(347)	18.9(196)	100(1039)
$\chi^2 = 75.102, df = 10, sig = 0.000^{\text{①}}$				

对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可进一步加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第一,展

① 本文所有相关性分析的工具为 spss 的卡方检验, sig(significance)用于说明模型的显著性。sig=0.000 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关系。

望未来20年,韩国人更倾向于相信美国会维持世界最强国地位。持这种意见的受访者比认为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强国的要多14.3%。第二,对韩美同盟忠诚与否,这与受访者的情感和道德取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受到美国软实力的影响。而对韩美同盟主动与否,则是受访者计算损益之后得出的结论,受美国硬实力以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于美国未来世界地位的合理推测,还是对美国的好感度,“态度模糊人群”都与“疏美派”非常接近。

为了验证假设三和假设四,我们分别对“韩美同盟立场”与“朝核问题上对美信任”,以及“韩美同盟立场”与“统一问题上对美信任”这两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论如下。

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受访者,在“朝核”和“统一”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无论在“朝核”还是“统一”问题上,“主动盟美派”都是最信任美国的,次之是“主动用美派”,再次是“被动盟美派”与“被动用美派”,“疏美派”与“态度模糊人群”对美国信任度最低。

通过这部分分析,我们发现,问卷调查时韩国社会在朝核问题上对美国的作用将信将疑,在统一问题上对美国更不信任。在这两个问题上持信任态度的受访者都少于半数,但当时韩国社会内部还是存在较为信任美国的人群。这种信任与他们拥护韩美同盟的立场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无论面对“朝核”还是“统一”问题,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态度模糊人群”的认识都与“疏美派”非常相似。(详见表2)

(三)不同立场受访者的政治倾向分析

1. 假设与变量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发现“保守政府”与“进步政府”在韩美同盟政策取向上存在明显立场差异。那么,对韩美同盟持不同立场者,在“保守”“偏向保守”“偏向进步”和“进步”的政治图谱上究竟呈现何种分布?我们将通过假设五来验证“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者,其政治倾向不同”。“政治倾向”变量所对应问项为:“您的政治理念最接近以下哪一类?”五个选项依次为“进步”“偏向进步”“偏向保守”“保守”“不知道”。

表 2 不同立场受访者在朝核、统一问题上对美国的信任差异

单位: %(人数)

		主动盟美	主动用美	被动盟美	被动用美	疏美	态度模糊	合计
朝核 问题	信任	64.3(133)	51.7(77)	48.4(90)	47.2(50)	19.3(57)	28.0(21)	42.0(428)
	不信任	35.7(74)	48.3(72)	51.6(96)	52.8(56)	80.7(239)	72.0(54)	58.0(591)
	合计	100(207)	100(149)	100(186)	100(106)	100(296)	100(75)	100(1019)
	$\chi^2 = 120.964, df = 5, sig = 0.000$							
统一 问题	信任	52.6(103)	40.8(60)	28.0(51)	28.8(30)	10.6(31)	10.4(7)	28.5(282)
	不信任	47.4(93)	59.2(87)	72.0(131)	71.2(74)	89.4(262)	89.6(60)	71.5(707)
	合计	100(196)	100(147)	100(182)	100(104)	100(293)	100(67)	100(989)
	$\chi^2 = 123.459, df = 5, sig = 0.000$							

2. 统计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进步派”数量略多于“保守派”。“进步”“保守”与“摇摆”的受访者比例大概是 5 : 4 : 1。如果再细分,“进步”“偏向进步”“偏向保守”“保守”与“摇摆”的受访者比例大约是 1 : 4 : 3 : 1 : 1。换言之,态度鲜明的“进步派”与“保守派”各占受访者的 10%,在占受访者 70%的“中间”人群中,“偏向进步”受访者更多,与“偏向保守”受访者比例为 4 : 3。

为了验证假设五,我们对“韩美同盟立场”与“政治倾向”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看,“进步”“偏向进步”以及“摇摆”的受访者中“疏美派”比例较高;“保守”的受访者中“主动盟美派”比例很高。“偏向进步”的受访者中“疏美派”比例较高,而“偏向保守”的受访者中“主动盟美派”比例很高。

概言之,“保守则亲美”“进步则疏美”的现象真实存在。问卷调查时,“保守派”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立场更加一致,“亲美”色彩更加明显,而“进步派”在韩美同盟问题上却有多种意见。在“保守”的受访者中,有 50.5%是“主动盟美派”,加上 22.8%的“被动盟美派”,持不惧同盟国陷阱、愿意履行同盟国义务立场的受访者占到 73.3%。而在“进步”的受访

者中,“疏美派”所占比例虽然最高,为34.9%,但希望利用美国的占22.9%,接受同盟国义务的占33%。政治色彩不明显的“摇摆”人群,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立场与“进步”的受访者最为接近。(详见表3)

表3 不同政治倾向受访者对韩美军事同盟的立场差异

单位:%(人数)

	进步	偏向进步	偏向保守	保守	摇摆	受访者群体
主动盟美	15.6(17)	11.2(46)	24.4(77)	50.5(51)	15.7(16)	19.9(207)
主动用美	18.3(20)	15.3(63)	13.0(41)	7.9(8)	19.6(20)	14.6(152)
被动盟美	17.4(19)	18.3(75)	19.9(63)	22.8(23)	7.8(8)	18.1(188)
被动用美	4.6(5)	9.7(40)	15.8(50)	6.9(7)	4.9(5)	10.3(107)
疏美	34.9(38)	38.4(158)	21.5(68)	9.9(10)	34.3(35)	29.8(309)
态度模糊	9.2(10)	7.1(29)	5.4(17)	2.0(2)	17.7(18)	7.3(76)
合计	100(109)	100(411)	100(316)	100(101)	100(102)	100(1039)
$\chi^2=153.169, df=20, sig=0.000$						

(四)不同立场受访者年龄层特征分析

1. 假设与变量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不同时期韩国民众对韩美同盟的态度不同。为了观察韩国社会不同年龄层之间的立场差异,思考韩美同盟可能发展方向,我们提出假设六:“在韩美同盟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者,其年龄层分布不同”。^①

2. 统计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六,我们对“韩美同盟立场”与“年龄层”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韩美同盟立场”与“年龄层”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如果以46~55岁年龄层为中心画一条年龄坐标轴,那么受访者对于韩美同

①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政治倾向与年龄层,本研究也分别计算了韩美同盟立场变量与收入、学历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韩美同盟立场变量与这两个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韩国人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立场不存在阶层间的差异。本文省略了这部分假设及其验证结果。

盟的热情大致呈现中间冷两头热的现象。(详见表4)这种现象在类似调查中也出现过。例如: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自2008年起,面向普通韩国人进行“统一意识调查”。^①该调查结果显示,在2012年之前,韩国人对美亲近感大致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的,但2013年之后,韩国人的对美亲近感大致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现象。^②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问卷调查时,46~55岁年龄层对韩美同盟的态度最冷淡。以这个年龄层为中心,无论向上还是向下,追求“疏美”的受访者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而支持韩美同盟的比例呈上升趋势。25岁以下年轻人与66岁以上老年人选择“疏美”的比例都很低。但老年人的意见比较集中,年轻人的意见较为分散,其中“主动用美”“被动盟美”乃至“态度模糊”的受访者都占相当比例。(详见表4)

如何理解不同年龄层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需要从“世代差异”角度进行解释。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的历史、文化事件,会使这一代人拥有相似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方式,从而成为同质性集团,这就是“世代”^③。本研究将受访者划分为“体制竞争世代”“民主革命世代”“信息化全球化世代”和“新经济自由主义世代”。

从“世代”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上述年龄层间的差异,可见最为“疏美”的46~55岁人群正是韩国社会里的“民主革命世代”。他们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年轻时目睹甚至参与了韩国民主化运动,对“强权”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有通过斗争推翻威权政府的经验,在历次选举中一直是进步政党的支持者。而36~45岁人群是“信息化全球化世代”,他们虽然没有参与民主化运动,但在成长过程中热衷于讨论“民主”话题,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是“生活民主化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成长过程是韩国民主制度日益成熟、民主文化落地生根的过程。与“民主革命世代”相

① 该问项为:“是否对美国持有亲近感”,要求受访者在“是”与“否”中进行选择。

② 详情可参见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相关年度“统一意识调查”结果。<http://tongil.snu.ac.kr/>。

③ [德] K. Mannheim,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Mannheim, K.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1952.

比,他们成长于“汉江奇迹”之后,受教育水平高,看世界更加从容自信。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像“民主革命世代”那么激进,但容易与“民主革命世代”形成共鸣。35岁以下人群可以称作“新经济自由主义世代”,他们成长于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之后。在这场危机中,韩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具新经济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危机过后,韩国完全融入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年轻人的关注点转向如何提升自我竞争力。与“民主革命世代”相比,他们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倾向。通常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烈,但韩国年轻人的外交思想却更加实用。他们支持“疏美”的比例较低,看上去与老年人有相似的“亲美保守”倾向,但其实态度更加“骑墙”。他们审时度势,追求利益最大化。56岁以上的老年层是“体制竞争世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反复接受“反共教育”,受冷战思维影响最明显。“体制竞争世代”又可分为“工业化世代”(56~65岁)和年龄更大的“战争体验世代”(66岁以上)。“战争体验世代”的“亲美保守”倾向最为强烈。(详见表4)

表4 持不同“韩美同盟”立场的受访者年龄层分布

单位:%(人数)

	18~25岁	26~35岁	36~45岁	46~55岁	56~65岁	66岁以上	合计
主动盟美	21.2(18)	16.3(35)	16.9(32)	14.6(38)	25.5(63)	50(21)	19.9(207)
主动用美	17.6(15)	22.3(48)	11.6(22)	12.6(33)	11.8(29)	11.9(5)	14.6(152)
被动盟美	18.8(16)	17.2(37)	19.1(36)	16.9(44)	19.4(48)	16.7(7)	18.1(188)
被动用美	10.6(9)	6.5(14)	9.0(17)	13.8(36)	11.7(29)	4.8(2)	10.3(107)
疏美	22.4(19)	28.4(61)	34.9(66)	37.5(98)	23.5(58)	16.6(7)	29.8(309)
态度模糊	9.4(8)	9.3(20)	8.5(16)	4.6(12)	8.1(20)	0(0)	7.3(76)
合计	100(85)	100(215)	100(189)	100(261)	100(247)	100(42)	100(1039)
$\chi^2 = 72.993, df = 25, sig = 0.000$							

二、从韩国社会基础看韩美同盟发展趋势

2018年以来,朝韩关系、朝美关系都取得重大突破,半岛安全局势大

为改善。文在寅总统来自“进步阵营”，执政后对“收回战时指挥权”等“自主”倾向话题非常积极。在这样的环境下，韩美同盟的存续与调整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18年4月，韩国总统外交安全特别助理文正仁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称，如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美军驻扎在韩国就缺乏正当性。这篇文章招致韩国“保守阵营”强烈批评。韩国总统府当天就表示反对，称“驻韩美军涉及韩美同盟，与韩朝签署和平协定毫无关联”。^①由此可见，韩美同盟走向对目前韩国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文在寅总统虽然在“收回战时指挥权”等“自主国防”问题上表现积极，但前提仍是维护韩美同盟。实际上，文在寅执政后在修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等问题上对美国较为配合，在“均衡外交”方面尚未有显著成绩。韩国“进步派”的外交路线似乎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让人难以看清。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看清了朝韩关系及半岛形势出现转机前，韩国社会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复杂立场和基本发展趋势。虽然当时韩国社会看待韩美同盟的心态较为复杂，但是韩美同盟在韩国的社会基础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在面临诸如“萨德”入韩之类的问题时，韩国社会针对韩美同盟会发出多种声音，但维持“韩美同盟”仍是大方向。持“疏美”态度的受访者约占30%，持“主动盟美”态度的受访者约占20%。在这两个人群形成的两极坐标中间，有43%的受访者持骑墙态度。也就是说，有63%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地认可韩美同盟。“疏美”和“主动盟美”这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都是我们在韩国政坛争论中经常听到的，但两个论调都非常极端，缺乏社会共识，所以并不容易成为现实政策。“进步”与“疏美”、“保守”与“亲美”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因此，政治家在竞选过程中为了团结自己的阵营，会就韩美同盟发表一些立场鲜明的言论。一旦执政，他们就会考虑社会共识和国家利益，回到计算利弊、机会用美的中间路线上。这种联动关系会使外交路线上的争议马上传导至国内政

^① 《韩总统外交安全助理改口：支持美军继续驻韩》，环球网，2018年5月4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9494990899319516&wfr=spider&for=pc>。

治斗争中。“保守派”在韩美同盟问题上的意见比“进步派”更加团结,削弱韩美同盟的动作必定引发“保守派”激烈反对。

持“疏美”态度的韩国人较多集中在50岁左右的“民主革命世代”。年轻人中持这种立场的比例明显下降。对于韩美同盟态度最为积极的“战争体验世代”虽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新经济自由主义世代”对韩美同盟持“主动”态度的比例也很高。这些年轻人似乎也成为“亲美保守派”。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新经济自由主义世代”与“战争体验世代”之间是有明显不同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世代”中“盟美”的比例低,“用美”的比例高。他们对美国存在安全依赖,对美国的好感度也较高。但是,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韩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对于韩国的国际地位期待较高,同时对美国在韩美同盟中的傲慢作风非常不满。这一点与“民主革命世代”是相似的。展望未来,“民主革命世代”与“战争体验世代”之间的对立格局,也就是“疏美”与“主动盟美”人群间的对立格局,会因为世代更替而减弱,而出于“机会主义”的“用美”思想会成为主流。这样的发展趋势很可能促使韩美同盟更快地朝着扩大共同利益的方向转型。当然,韩美同盟的发展还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只限于分析韩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因。

the pat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ir effective integration;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Sino—Russian culture; finally,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cooperate in building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cult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Sino—Russia relation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relations; Partnership

A Questionnaire—based Study on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ROK—U. S. Alliance **WANG Xiaol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outh Korean social basis of the ROK—U. S. alliance. This study divides South Kor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ROK—U. S. alliance into five categories: namely active and faithful to the alliance, passive but faithful to the alliance, actively using the alliance, passive and evading the alliance obligations, and alienating the alliance. The "alienating the alliance" group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nd it is followed by groups of active and faithful to the alliance, passive but faithful to the alliance, actively using the alliance, passive using the alliance, and passive and evading the alliance obligations. Respectively,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pro—American" group is more conservative, and that of the "alienating—American" group is more progressive. In the "alienating the alliance" group, 50 year—old people have the highest proportion. Despite of its high proportion, the "alienating the alliance" group does not prevail. Their appeals tend to help "the conservatives" to unite and fight back. In the fut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alliance" group and "alienating—alliance" group will weaken, and the people using the alliance will dominate.

Keywords: ROK—U. S. Alliance; South Korean social basis; Questionnaire survey